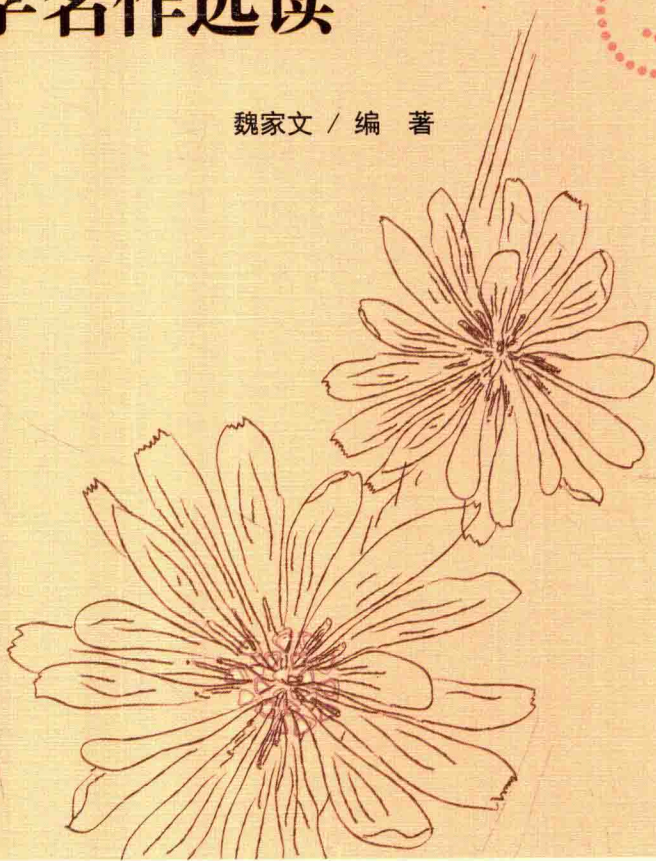


贵文雅集

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

魏家文 / 编 著



雷雨

小二黑结婚

雨巷

骆驼祥子

春蚕

再别康桥

华威先生

更衣记

动城

伤逝

小城三月

死火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文雅集

【贵州大学品牌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建设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

魏家文 / 编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 / 魏家文编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81126-993-2

I. ①中… II. ①魏…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欣赏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8626号

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

编 著: 魏家文

出 版 人: 闵 军

责任编辑: 滕 芸

校 对: 张 萌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毫米×240 毫米

印 张: 23.75

字 数: 37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993-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1027

前言

PREFACE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贵州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自 1942 年设置以来，已经走过 75 年的风雨历程。2013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再次获得贵州大学品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专业建设涉及的内容很多，有师资、课程、教材，以及学生培养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教材建设无疑是专业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21 世纪，大学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专业建设水平的高低，专业建设最大的问题在于同质化倾向太明显。每个大学的专业与国内甚至世界一流专业接轨是必需的，但个性化发展无疑也是最重要的。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提升专业人才的能力是专业生存的唯一途径。而专业培养的人才在具备该专业应有的基本专业知识与技能外，还应该拥有一定的特殊专业能力，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

本套教材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读》等五部不同的专业内容，编撰初衷是在必修课之外，为专业选修课提供一些参考资料。长期以来，专业选修课多处在无专门教材的尴尬境地，这实质束缚和削弱了专业选修课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专业选修课必须在专业深度和某些特殊研究领域进行开拓，必须给学生提供不同于必修课的专业技能训练。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专业选修课，则应该在思辨、写作和研究能力等方面加大对学生的培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必须有明确可参照的专业参考资料。这种专业参考资料，除了国内外同行专家所提供的专业参考资料外，任课教师自己的授课经验与研究心得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所有的教学任务最终必须依靠专业任课教师才能得以完成。作为专业选修课，任课教师有无专业授课经验和该门课程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很关键的，这是专业选修课能否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根本条件。这套教材，均为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多年教学经验的浓缩，其中

也融会了任课教师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无疑是与专业课程最贴近的参考资料了，可以给学生以最直接的比照与最清晰的学习目标。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均为各门课程任课教师自己潜心研习的思考与认识，对学生的专业学习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思路在于“能记、能写、能研”的三能体系。“能记”有文学史以及历代作品选等课程来实现，“能写”有写作课程以及专门的学生写作技能训练等来完成，“能研”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撰写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方面的要求正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基本追求，也是我们在专业建设中所想给学生提供的特殊能力培养。

用任课教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研究成果融会而成的资料来实现课程教学任务，这不但是任课教师专业个性拓展的一种途径，也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方式。

目 录

CONTENTS

◎ 小说部分

沈从文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在这个恬静静谧的氛围中揭示了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对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他的小说达到了乡情凡俗、人事命运和人物形象的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

003	伤逝
020	春风沉醉的晚上
033	超人
041	竹林的故事
049	山峡中
065	边城（节选）
086	骆驼祥子（节选）
110	封锁
122	小城三月
143	我在霞村的时候
161	春蚕
180	华威先生
189	在其香居茶馆里
203	小二黑结婚
217	嘱咐

◎ 散文部分

《初恋》通篇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浓烈炙热的情感宣泄，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甘香里面浸透着的微苦，虽不是苦得不能下咽，却是长久的留在舌端，这正是周作人散文的魅力所在。

229	死火
233	阿长与《山海经》
239	苦雨
243	初恋
24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56	差不多先生传
259	钓台的春昼
266	雅舍
271	更衣记
279	三八节有感

◎ 诗歌部分

全诗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287	蝴蝶
289	伊底眼
292	天狗
296	蛇
299	再别康桥
303	七子之歌
308	大堰河——我的保姆
315	雨巷
319	赞美
325	金黄的稻束
328	航海

◎ 戏剧部分

《雷雨》主要描写了上层社会大家庭的乱伦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人生悲剧。但作者在思想内涵的发掘和艺术表现形式上，都远远超出了题材本身的范围。剧作不仅通过特定家庭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暴露了大家庭的罪恶，并由此引出当时社会的罪恶，更为重要的是，剧作还写出了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命运悲剧：即人对命运的抗争与命运对人的主宰这一对难以调和的巨大矛盾，借以表达作者“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务的不可言喻的憧憬”。

小说
部分
Novels

/ 鲁迅 /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

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了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

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做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预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躇，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